



世界经典名著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(四)

〔英〕柯南道尔 著

皮 冈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修道院公学	员
黑彼得	愿
查尔斯·米尔沃顿	愿
六座拿破仑半身像	源
三个大学生	缘
金边夹鼻眼镜	源
失踪的中卫	缘
格兰其庄园	缘
第二块血迹	源
巴斯克维尔的猎犬	缘
一、希罗克·福尔摩斯先生	缘
二、巴斯克维尔的灾祸	愿
三、疑案	远
四、亨利·巴斯克维尔爵士	源
五、三条断了线的线索	源
六、巴斯克维尔庄园	猿
七、梅利瑟宅邸的主人斯台普谷	愿
八、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	园
九、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	缘
十、华生医生日记摘录	愿
十一、岩岗上的人	猿
十二、沼地的惨剧	员

十三、设网	四四
十四、巴斯克维尔的猎犬	四四
十五、回顾	四四

修道院公学

回头想一下，贝克街诸多人物中初次登场最突然、最令人难以忘记的便是曾荣获过硕士、博士等学位的桑尔尼夫特·贺克斯塔布尔了。他身材高大，气宇轩昂，神情庄重，汇集冷静、稳重于一体。他进屋时的关门声突然使桌子左右摇摆起来，他随桌摇晃，然后瘫倒在地，失去了知觉。

我们惊讶地默默地看着他。福尔摩斯在他的头下放了一个座垫，我赶紧把白兰地送到了他的唇边。他呈现出一副忧伤过度的样子。

“华生，他怎么了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过度衰竭，大概是因为饥饿和疲劳的缘故。”我边说边摸着他的脉搏，感到他生命垂危。

我的同伴从他口袋中取出一张火车票，说：“从英格兰北部麦克尔顿到伦敦的往返车票。现在还不到十二点，他一定很早就起程了。”

一会儿后，他微睁双眼，目光呆滞无神。然后他满面羞愧地爬了起来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真是太累了。现在你们最好能给我一杯牛奶和一块饼干，福尔摩斯先生，为了让您亲自随我走一趟，我来了您这儿。”

“一会儿再说……”

“我现在完全恢复了，先生，我求您能和我一起立刻乘下趟火车去麦克尔顿。”

福尔摩斯摇了摇头。

“我们现在很忙，那是件极其重大的案子吗？”

— 员 —



我们的客人十分激动地摊开双手说：“相当重大！难道您没听说霍尔得芮斯公爵的独生子突然被劫了吗？”

“那个前任的内阁大臣吗？”

“就是他。”

我的朋友赶紧从许多参考资料中，伸手拿出“匀”那一卷。

“‘霍尔得芮斯，第六代公爵、嘉德勋爵、枢密院顾问……’哈！他的头衔可真多！‘~~1845~~1845年娶爱迪丝·查理·爱波多尔爵士的女儿。他是萨尔特尔勋爵的继承人和独生子。他拥有二十五万英亩的土地，并在兰开夏和威尔士拥有矿产。他的住所众多：卡尔顿住宅区，哈莱姆郡的霍尔得芮斯府邸，威尔士的班戈尔和卡斯頓城堡。~~1845~~1845年任海军大臣，曾担任首席国务大臣……，’他是王国最有名望的公民之一。”

“而且他还是最富有的。公爵大人已经对我讲过，谁能说出他儿子被劫持到哪儿，他愿以五千英镑作为酬劳；要是能说出劫持人是谁，还将得到一千英镑。”

“啊，确实很优厚！”福尔摩斯说，“华生，我看咱们亲自去英格兰北部走一趟吧！博士先生，讲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然后再告诉我，您这位修道院公学的博士跟此案有什么关系吗？为什么都三天了，才要求我们的帮助呢？”

客人喝完了牛奶、吃完了饼干后，讲了起来。

“修道院公学是一所预备学校，它是英格兰最优秀的学校。我是该校的创建人和校长。三个星期以前，公爵把他的独生子和继承人，十岁的萨尔特尔勋爵送到我们这里。谁会想到厄运正在向我悄悄地袭来。

— 圆 —



“这个孩子五月一日来到了学校，他很讨人喜欢，很快就习惯了我们的生活。他在家中不是很快乐。公爵的婚后生活一直不美满，后来两个人分居了，不久前公爵夫人去了法国南部。自从母亲离开后，他一直郁郁寡欢，所以公爵就把他送到了我的学校。经过两周的交往，他明显又得到了快乐。

“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五月十三号晚上，他住在二楼一个里间，穿过另一间两个孩子住的房间才能达到。这两个孩子没有丝毫感觉，我敢断定小萨尔特尔不是从这儿出走的。窗户是打开着的，一棵茁壮的常青藤连着窗户和地面。窗户是他出走的惟一途径，但地面上却没有留下任何足迹。

“第二天上午七点钟就发现他不在了，他的床曾被睡过，临走他穿戴整齐。没有他人进过屋子的迹象，也没听到过喊叫声和厮打声，这一点，外面睡觉很轻的康特完全可以证明。

“他失踪后，我马上召集全校点名，发现德语老师黑底格也失踪了。他住在二楼末端，跟孩子的房间朝同一个方向。黑底格的床也是睡过的，只是他没穿衬衣和袜子就走了。草地上留有他的足迹。他的自行车也没了。

“黑底格任教两年。介绍信上的评语很好，只是他不善言语，直到现在，已经是周四上午了，还和周二一样没有什么消息。出事后我们找过公爵家里。公爵也是万分焦急。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恳求您一定办好这桩案子。”

我的同伴认真地倾听着这位可怜校长的讲述，正在全神贯注地思考。优厚的报酬当然是一方面，然而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个案子的复杂和非凡寻常。



他不满地说：“为什么不早点儿来找我？”

“您不要怪我，福尔摩斯先生。公爵大人想尽量避开那些流言蜚语。”

“官方不是已经开始调查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但结果相当不如人意。得到明显的线索倒是很快，因为有人报告说，在附近火车站上，看到过一个青年人和一个孩子乘早班车。昨晚我们才得知，他们跟案子没有任何关系。后来我就急忙乘车赶到了这儿。”

“既然跟踪了这个假线索，我想当地的调查也许就放松了。”

“是完全停了下来。”

“这不是白白浪费了三天的时间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孩子和德语教师的关系您清楚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孩子是他班上的学生吗？”

“不是，而且我听说，孩子根本就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么，孩子有没有自行车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有没有丢了另外一辆自行车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肯定吗？”

“肯定。”

“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位德国人并没有在深夜里，拐带这个孩子骑车出走，是吗？”

— 源 —



“对，肯定没有。”

“对此你有什么解释？”

“这辆自行车很可能是为了掩人耳目。”

“这完全有可能，但拿自行车作幌子有点儿不大合情理吧！棚子里还有其它车吗？”

“还有几辆。”

“如果为了让人相信他俩是骑车走的，他为什么不藏起两辆车子呢？”

“我想会的。”

“他当然会这样做。掩人耳目的说法没有道理，但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起点展开调查。总之，要藏起一辆车或毁掉一辆车是不难弄明白的。还有，孩子失踪前一天有人来看过他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信呢？他收到过信吗？”

“收到过一封。”

“谁寄给他的。”

“霍尔得芮斯公爵。”

“他的信您平常拆开来看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信上有他家家徽，上面的笔迹是公爵的，公爵也说写过这封信。”

“在收到这封信之前还有另外的信吗？”

“从来没有过。”

“孩子不是被劫了，就是自己出走的。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，只有在外界的唆使下这么小的孩子才会做出这种蠢



事。既然没有人来看过他，那么教唆一定来自信中，所以我知道谁在和他通信。”

“这个我无能为力，我只知道和他通信的只有他父亲。”

“恰巧那封信是失踪那天写来的，他们父子俩关系怎样？”

“他把全部精力投身于公众问题上，对于一般的私情，他总是不太在意。不过公爵说他对这个孩子还是挺好的。”

“但孩子是不是更喜欢母亲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是孩子告诉你的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难道是公爵说的。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“那您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公爵的秘书王尔德先生说的。”

“那么，那封信在孩子走了以后还能找到吗？”

“被他带走了。先生，我看我们应该去尤斯顿车站了。”

“我叫一辆马车，几分钟后再会面吧。贺克斯塔布尔先生，您先打个电报，让他们接着调查，在利物浦，或是那个假线索让你们想到的任何地方。同时，我会在您的学校附近做一些调查访问工作，我希望能再查出一点儿线索来。”

当晚我们就赶到那儿。管家把一张名片放在桌子上，并在主人耳边说了几句话，博士便神情激动地转过身来。

“公爵也来这儿了，他和王尔德先生这时正在书房。请进来，先生们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”

公爵身材高大，神态庄重，衣着讲究，瘦长脸型，鼻子



又长又弯。他面色苍白，蓄着又长又稀的红胡子，表链的链坠在背心前。公爵站在壁炉前地毯的正中央，神情漠然。他的私人秘书王尔德身材不高，警觉，聪明。他的语调尖刻而自信。他说：

“贺克斯塔布尔博士，上午我来过，不过稍晚了一步。听说您去请福尔摩斯先生，您怎么可以不跟公爵大人请示呢？”

“但这里的警察没能……”

“公爵大人并没有认为警察毫无作用了。”

“可是先生，那……”

“大人认为知道此事的人越少越好。”

博士面如土色地说：“那好吧，我马上让福尔摩斯先生明早乘火车回伦敦去。”

我的同伴毫不介意：“不必了。这里的空气很好，所以我们想在此逗留几天。由您决定我们是住在您学校，还是在村中旅店留宿？”

公爵说：“博士先生，我同意王尔德先生的看法，但既然您已把它告诉了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们就请他帮忙好了。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很愿意您来我的府上住。”

“多谢了，公爵大人，我认为留在事发现场会更好。”

“那就随便吧。”

“现在想问您一下，您认为儿子为什么突然神秘失踪？”

“不清楚，先生。”

“请原谅，您认为您的夫人和这件事有牵联吗？”

“我想应该没有。”他顿了一下说道。

“到目前为止有人向您提出过勒索吗？”



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“大人，还有，事发当天您给他写过一封信。”

“不是当天，而是事发前一天。”

“对，可他是第二天收到的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在信中您是不是说过一些使他情绪不稳定的话，而导致他这样做呢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，绝对没有。”

“信是您亲自寄出的吗？”

王尔德秘书抢先回答说：“是我寄出的。”

“您可以肯定那些信中有这一封？”

“肯定有，因为我看到了。”

“那么公爵大人一天写几封信呢？”

“二三十封吧。我书信往来很多，可这跟本案难道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福尔摩斯说：“可能有些关系。”

公爵继续说：“我已经让警察监视法国南部了。他也有可能跑到他母亲那儿去。博士先生，我们该回去了。”

虽然福尔摩斯先生还想问一些其它的问题，但这位贵族突然提出回府。

等他们走后，我的同伴马上展开调查。

在反复检查孩子的房间后，我们确认他是从窗户逃走的，德语老师的房间和财物没有提供更多的线索。草地上留有的足迹说明德语教师是在夜晚走掉的。

福尔摩斯自己离开了住处，十一点以后才回来。他找来了一张这个地区的大地图，然后一面抽烟一面仔细琢磨着，

— 愿 —



有时，用烟斗指点着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。

他说：“华生，由案情看来，可以肯定地图上有些地方十分特别。

“看着地图吧。这儿是修道院公学，我在上面插了一根针。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路，从学校门前经过。学校的东西两面一英里内没有小路。那么，这两人只能走这条路。”

“应该是这样。”

“经查知，在出事的那天晚上没有人走过东边那条路。这一点一个乡村警察完全可以证实。那么学校的东边就不用考虑了。那么看一下西边，西边是一个红牛旅店，老板娘生病了，派人在大路上等大夫，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，他们也说没看见过人。如此说来，这两个人根本没有走大路。”

“那么自行车又做何解释呢？”我反问道。

“我有这样一个想法：如果他们没走大路的话，他们肯定是穿过乡村向学校的北面或南面去了。现在我们分别设想这两种情况。学校的南面是一大片耕地，分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，中间有石头墙，在这样的地上骑不了自行车。学校北面，是一片小树林，名叫萧岗。再远一点儿是一大片起伏的荒野，叫做下吉尔荒原。公爵府就在这片荒原的一边，走大路约十英里，而穿荒野只需六英里。那个地方是一片十分荒凉的地带，只有一个教堂，几间农舍和一座旅店。很明显我们是应该往北面寻找才对。”

“你还没有说那辆车呢？”

“好，好！车技很好的人为什么只在大路上才能骑？”摩
尔福斯有些不耐烦，“噢，什么声音？”

有人敲门，贺克斯塔布尔博士走了进来。

— 怨 —



他激动地喊道：“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线索，我们起码知道孩子走过的路径了。这是他的帽子。”说着他递过手里的蓝帽子。

“在什么地方拣到的？”

“一辆企图逃跑的吉普赛人的大篷车上，他们在荒原上宿过营。”

“他们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说是周二早上在荒原上捡到的。”

博士走了以后，福尔摩斯说：“很好！这证明了我推测的正确性，华生，你看！有一条水道横穿荒原。有的地方渐渐变宽成了沼泽，尤其是在公爵府和学校之间的一片地区。天气干燥，只能从此下手，明早我俩试试看。”

第二天天刚亮，福尔摩斯就来到我的床边。他早已穿好了衣服，并且看得出已经出去过了。

他说：“我已经看过了草地和自行车棚，还到萧岗走了一趟。”

他神采奕奕，一派大展宏图的样子。

但事情进展得并不像料想的那样顺利，我们看不到那个孩子的，或者是那个德国人留有的一点儿痕迹。而只有羊群的痕迹，还有另外一、二英里外牛脚印。

他面色忧郁说：“我们再往前走一下。看！快来，这是什么？”

一条很窄的小路上，出现自行车的轨迹。

我喊起来：“我们终于找到了！”

可我的同伴摇着头，是一种很迷惑的神情。

他说：“但它不一定就是我们要找的那辆自行车。噢，



肯定不是！这种轮胎是邓洛普牌子的，外胎是加厚的。但德语教师黑底格的车是帕尔默牌的，有条状花纹树。”

“有可能是那个孩子的？”

“有这种可能，不过我们不能证明那个孩子确实有车。看，显然自行车就是从学校那边骑来的。”

“难道没有骑向学校的可能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亲爱的华生。承担重量的后轮压出的轨迹相对较深。从这两条痕迹我们可以断定车肯定是从学校来的了。”

我们又返回去，走了几百码后，在一块沼泽地上，自行车的轨迹就不见了。沿着小路继续走了一段，自行车的轨迹又有了，可是牛蹄的痕迹差点儿全部抹掉它们。再往前也没有车胎痕迹，那是一条一直通向学校后面萧岗小树林的小道。车子就是从小树林骑过来的。福尔摩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冥思苦想。

一会儿后他说：“有一种可能，这个狡猾的人，换了自行车外胎，我们先不考虑它，继续检查那块湿地。”

刚走一会儿帕尔默轮胎的痕迹出现了，他高兴地喊出声来。

“这肯定就是黑底格先生了！”

“祝贺你。”

我们继续向前走，果不出所料。车胎的轨迹时隐时现。

福尔摩斯说：“骑车人肯定是在加速前进，前后轮一样深。呀！他摔倒了。”

他拿给我看一束被压坏的金雀花，上面沾满紫红色的污点，而且小道的石南草上也沾满了血点。



福尔摩斯说：“他受伤摔倒了，接着站了起来，继续骑。但是却没有另一辆车的痕迹，另一边的小道上只有牛羊的蹄痕，没有别的人的脚印。”

我们继续向前走，不一会儿，就看到车胎在小道上突然打弯的轨迹。前面，有发光的东西。我们跑过去，是帕尔默牌的自行车，有一只脚蹬子弯了，车前部是一道道血痕。有一只鞋露在了矮树丛另一边的外面。我们看见这位可怜的骑车人就躺在那儿。他身材高大，满面胡须，戴着一副一个镜片不见了的眼镜。部分颅骨粉碎，他没穿袜子，里面穿着睡觉时才穿的衬衣，这就是德语教师黑底格。

福尔摩斯检查了尸体，然后他坐下来默默地想了一会儿。他皱起的眉头表明：他认为这具尸体对我们的调查毫无意义。

半晌他才说：“虽然有些困难，我们还是应该继续调查。另外我们必须将这件事报告给警察，让他们看护好这个不幸之人的尸体。”

“我可以替你便条送回去。”

“我更需要你的陪同和协助，啊，你看！那个人在挖泥煤。让他去找警察。”

福尔摩斯让这个受惊吓的农民，把一张便条送给贺克斯塔布尔博士。

接着他说：“朋友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获得了两个线索，一个是安装着帕默牌轮胎的自行车，及由此获得的刚才发现的情况。另一个线索是那辆有登洛普牌加厚轮胎的自行车。至于这个线索，我们还不好充分断定出什么。

“首先那个孩子肯定是自愿出走的。他一个人或者是和



另外一个人。”

“还有，孩子是穿戴整齐，这证明事发前他就目的明确。但是这个德国人连袜子也没穿就走了，他一定是没有什么准备。”

“这是可以确定的。”

“可能是他从卧室的窗户瞧见这个孩子跑掉了，他想追回那个孩子，但在途中遇到了不幸。”

“大概是这样的。”

“现在我谈我推断的最关键部分。一个成年人骑车，而不是跑着去追一个小孩子。而且听说他的车技相当高，这证明他认为那个孩子会迅速跑掉。”

“这就要涉及到另外那辆自行车了。”

“我们继续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况：离开学校五公里后，他被一只强壮的手臂残酷地一击。这就是说那个孩子在跑的途中有人陪同，他们跑得飞快，因为一位善于骑车的人骑了五英里后才追上他们。现场，只留有几个牛羊的蹄痕。五十码之内没有小路。另一个骑车人可能与这件谋杀案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且那里也没有留下那个人的脚印。”

“我的朋友，这有可能吗？”我大声喊道。

福尔摩斯说：“对！事情完全不是那样。”

“他是自己摔倒后碰碎了颅骨？”

“湿地上不可能发生那种情况。”

“我可是再也想不出其它办法了。”

“我现在再好好利用一下，另外那辆车胎是登洛普牌的自行车。”

我们沿着这辆自行车的痕迹，继续向前走了一段路程，



荒原不久便上升为斜坡，上面长满了石南草，我们还经过了一条水道。但这个轨迹还是没有给我们提供出什么线索。在登洛普车胎轨迹结束的地方，是切斯特菲尔德大路，一头通向公爵府，府邸在我们左方几英里以外，另一头通向前方地势较低的模糊的农村。

我们来到了一家外观又脏又破的旅店，门上挂着一块正在搏斗的公鸡的招牌。这时福尔摩斯突然扭伤了踝骨。他艰难地跳到门前，门前蹲着一个皮肤黑黑、年纪较大的人，那人嘴里叼着一支黑色的泥制烟斗。

我的同伴说：“你好，卢宾·黑斯先生。”

这个乡下人抬起了眼皮，回答道：“你是哪位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“你头上的招牌告诉了我您的名字。你是一家之主，大概你的马厩里没有马车之类的东西。”

“对，没有。”

“我的脚踩不了地了。”

“那就别踩到地上。”

“那我走不了路了？”

“你难道不可以跳吗？”

这位乡下人很粗鲁，但福尔摩斯却毫不介意。

他说：“朋友，你瞧，我真的走不了了。只要能往前就行，怎么走我都不介意。”

店主人说：“我也不介意。”

“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办，如果你能借我一辆自行车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镑金币作为报酬。”

店主吃惊地竖起了耳朵。

— 源 —

